

# 萧何曹参传注

.34

上海人民出版社

# 萧何曹参传注

本社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萧何曹参注  
本纪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新华书店总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 字数 29,000  
1976年3月第1版 1976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171·168 定价: 0.15 元

## 目 录

- 论西汉初期的政治与黄老之学 ..... 程 青 ( 1 )
- 萧相国世家 ..... 上海微型轴承厂工人理论小组注 ( 15 )
- 曹相国世家 ..... 上海微型轴承厂工人理论小组注 ( 39 )

# 论西汉初期的政治 与黄老之学

翟 青

西汉王朝建立以后，从汉高祖刘邦开始，中经吕后、文帝、景帝、武帝、昭帝一直到汉宣帝，都基本上坚持了法家路线。汉宣帝刘询曾批评“柔仁好儒”的汉元帝刘奭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sup>①</sup>，这是对汉初以来地主阶级政治实践的深刻总结。对此，清代的魏源曾在《论老子》一文中指出：汉宣帝“谓王伯（霸）杂用，亦谓黄老王而申韩伯（霸）也”。原来，所谓“王霸杂用”的汉家制度，就是在“黄老”的外衣下推行法家路线。简而言之，可称作道表法里。

在西汉初期的封建统治集团中，公开把黄老之学提倡为“用世之学”<sup>②</sup>的，第一个要推曹参。他本

① 《汉书·元帝纪》

② 魏源：《论老子》

来是秦朝沛县的狱吏，跟随刘邦“攻城野战”，功勋显赫，是刘邦法家路线的忠实拥护者和坚决执行者。曹参在封国齐任丞相时，为了探索巩固地主阶级政权的经验，曾召集“长老诸生”商量“安集百姓”的办法，结果“言人人殊”，拿不出什么好主张。他听说胶西有个叫盖公的，“善治黄老言”，请来议政，谈得十分投机，句句在理，就果断地采纳了盖公“贵清静，而民自定”的政治主张。曹参根据盖公的建议，“其治要用黄老术”，使得“齐国安集”，而“大称贤相”<sup>①</sup>。萧何死后，吕后遵照刘邦的遗嘱，调曹参到中央当了西汉王朝的第二任相国。他“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忠实按照刘邦、萧何既定的路线和政策办事，不另外搞什么新名堂。从表面看，他“日夜饮醇酒”，无所事事，谁找他谈论政事，他就拉谁一起喝酒，很象主张“无为”的道家。实际上呢？他对背离刘邦法家路线另搞一套的人，很有警惕，“欲务名声者，辄斥去之”；而对那些老老实实执行刘邦法家路线的“重厚长者”，则一概加以重用。

曹参的尚黄老之学，从现象上看是偶然的，但其实有它历史的必然性。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制代替奴隶制，从“战国之争，逮乎秦、项，凡数百年，至汉初而

---

<sup>1</sup> 《史记·曹相国世家》

始定”<sup>①</sup>。秦始皇死后，出现过法家路线中断的短暂曲折，直到刘邦建立汉朝，才使这条法家路线继续得到贯彻执行。因此，在汉初吕后执政时期，“天下初定未久”<sup>②</sup>，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十分激烈。曹参在这时出任相国，最贯要的任务是守住刘邦的法家路线“无所变更”。对这一点，曹参的认识是很明确的，但惠帝却对此不能领会。有一次，汉惠帝责怪曹参无所作为，曹参就问：你惠帝与高帝刘邦那一个高明？惠帝说：我那能比得上高帝！曹参又问：你看我曹参与萧何那一个贤能？惠帝说：你也不及萧何。这时，曹参就说：既然你和我都不及高帝和萧何，那么你做你的皇帝，“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sup>③</sup>曹参说的“守职”“勿失”，点明了吕后时期法家人物的主要政治任务是竭力守住刘邦的法家路线不变，维护刘邦时代初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曹参从“守职”“勿失”的政治纲领出发，采用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正是深刻反映了汉初统治集团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的斗争需要。王夫之说：“曹参因

---

①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一

② 《史记·外戚世家》

③ 《史记·曹相国世家》

萧何之法而治”，是“唯其时之不得不因也”<sup>①</sup>，这是深得汉初崇尚黄老的要旨的。

吕后执政的十五年，“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sup>②</sup>。当时有首歌谣说：“萧何为法，较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壹”<sup>③</sup>。它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汉初地主阶级道表法里的政治实践。吕后、萧何、曹参等人的“无为而治”，表面上“无为”，实际上“有为”，对先秦道家思想进行了积极改造而赋予了新的阶级内容，是披着“黄老”外衣的法家政治。

黄老之学成为汉初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是有一个过程的。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汉时，曹参始荐盖公能言黄老，文帝宗之。自是相传，道学众矣。”这里粗略地勾画出了汉初黄老之学风行的梗概。从“曹参始荐”发了端，中经“文帝宗之”，逐步盛极一时，这一过程同汉初地主阶级政治经济实力的壮大过程是基本一致的。

---

① 《读通鉴论》卷二

② 《史记·吕太后本纪》

③ 《史记·曹相国世家》

从刘邦得天下之初的“民失作业，而大饥馑”<sup>①</sup>，到吕后执政后出现的“衣食滋殖，刑罚用稀”<sup>②</sup>，表明汉初的封建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长期战争的创伤得到了医治。这种安定的局面，为以后的“文景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吕后之所以能使久经战乱的天下迅速安定下来，原因就在于她不仅坚持贯彻刘邦的法家政治路线，而且坚持贯彻了刘邦的法家组织路线。吕后时期，“其所用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无一非高帝注意安刘之人”<sup>③</sup>。这批久经考验的法家人物，都受到了重用，被安排到关键的领导岗位上。这就使得中央有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保证了法家路线不致中断。它对巩固政权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景时期，黄老之学有了进一步的盛行。文帝“本好刑名之言”，依靠的是陈平等一类法家人物，“其治为清静无为”<sup>④</sup>。文帝提倡黄老之学，目的是为了以守为攻，牢固地守住刘邦以来法家路线占领的阵地。明末的李贽对文帝的政治路线给了很高的评

---

① 《汉书·食货志》

② 《汉书·刑法志》

③ 赵翼：《廿二史劄记》

④ 应劭：《风俗通义》卷二

价，说他的做法是“深得退一步法，自然脚跟稳实。”<sup>①</sup> 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加上景帝在位十六年，地主阶级在这时期中，政治或经济的实力都空前壮大了。汉武帝正是“因文、景之蓄”<sup>②</sup>，才有了进一步施展其“雄才大略”<sup>③</sup>的可能。这一时期法里道表的政治的代表人物，是汉文帝的妻子窦太后。“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指景帝）及太子（指武帝）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sup>④</sup>。窦太后作了二十三年皇后，十六年皇太后，六年太皇太后，将黄老之学提倡了将近半个世纪。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一种理论或学派的命运如何，主要取决于它满足于社会实践需要的程度如何。汉初黄老之学的风行一时，正是由于它在汉初是法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披上的一件外衣，适应着当时地主阶级为着巩固其统治而要求局势稳定的客观需要。

黄老之学在汉初受到了坚持法家路线的统治集团的热烈拥护，却也受到了儒家的猛烈攻击。这种情况，曲折地反映了汉初政治思想领域里的儒法斗

---

① 《史纲评要》

② 《汉书·食货志》

③ 《汉书·武帝纪》

④ 《史记·外戚世家》

争。当时，所谓“世之学老子者，则黜儒学，儒学亦黜老子”<sup>①</sup>。“世之学老子者”，法家也；“黜老子”者，儒家也。这样的对立，表面上是儒道的对立，实际上是儒家同披着“黄老”外衣的法家的对立。

汉初的法家和儒家对黄老之学的不同态度，固然有其历史的原因，而最根本的还是当时政治斗争的反映。从历史上看，道家是作为代表奴隶主阶级的下层利益的学派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它同代表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儒家有矛盾。道家的代表老子曾斥责儒家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在批判儒家这一点上，道家和法家是比较接近的。在先秦法家人物中，慎到“学黄老道德之术”<sup>②</sup>；申不害“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sup>③</sup>。他们认为“黄帝之治天下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乐其法也”<sup>④</sup>，都把传说中的黄帝形容为一个革新派的代表人物。他们还在变法已经实行的前提下，强调“有道之君贵(虚)静，不重变法”<sup>⑤</sup>，以巩固法家路线的统治。清代的魏源认为，

①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②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③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④ 《御览》六三八所引

⑤ 《韩非子·解老》

老子讲太古道，书太古书，而“治始黄帝”，这就成为“黄老源流所自”，至于老子的清静无为思想，是“启西汉先机”，然而“时不同，无为亦不同”<sup>①</sup>。汉初的黄老已失去了先秦道家的本来面目，印上了新的时代标记，而成了法家思想的一种特殊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反黄老，实际上就是反法。

法家爱黄老，儒家反黄老。汉初的这种奇特现象可以从辕固和黄生在景帝面前的一场辩论中察其端倪。黄生信奉黄老，他认为汤武是杀了君主而夺得君位的，“非受命”。治《诗》博士辕固是个儒生，却认为“天下之心皆归汤武”，不算篡杀。黄生继而以“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的比喻，主张立“上下之分”，维护君权，维护中央集权。这在当时，是对吴王刘濞等地方割据势力的深刻批判。这场争论决不是一个具体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实质上是反映了儒家搞分裂和法家要统一的斗争。辕固攻击《老子》一书是“家人之言”，这显然是在为地方割据势力反叛和削弱中央集权造舆论。这就难怪窦太后十分愤怒，以至罚辕固进兽圈去同野猪搏斗，差一点送掉了老命。<sup>②</sup>再如，窦婴和田蚡，均

---

① 《论老子》

② 《汉书·儒林传》

因“隆推儒术，贬道家言”而被罢官。<sup>①</sup>直到窦太后死后，田蚡当上丞相，才又闹翻案，“黜黄老刑名”，而“延文学儒者”<sup>②</sup>。

这些事实，充分反映了儒术和黄老之学的对立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在西汉初期，中央政权是“尊法”的，基本上是法家的天下。封建最高统治集团讲“无为”，实际上是为了巩固政权，安定天下，沿着法家路线前进。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那批“尊儒”的地方割据势力则唯恐天下不乱，憎恨法家天下的安定和巩固。因此，他们总是处心积虑地妄图改变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破坏坚持法家路线的中央政权。这种情况表明，崇尚黄老还是反对黄老，在当时是复辟和反复辟斗争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是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焦点。

纵观西汉初年的历史，围绕着复辟和反复辟、分裂和统一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异姓诸侯王和中央政权的矛盾就激化了，七个异姓王有六个相继叛乱。刘邦曾认为“今天下事毕”<sup>③</sup>，但异姓王的叛乱，使他不得不带兵“自

---

①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② 《史记·儒林传》

③ 《汉书·高帝纪》

将击之”。到文帝时，刘邦封的九个同姓王逐渐长大，羽翼丰满，根本不把中央政权放在眼里。到景帝时，吴王刘濞的叛乱迫在眉睫，到了“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sup>①</sup>的严重地步。景帝采纳了法家晁错的建议，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中央政权才得以比较稳固下来。值得注意的是，西汉初期的分裂割据势力，大都与北部草原上的反动匈奴奴隶主贵族勾勾搭搭。刘邦时的韩王信、代王陈豨、燕王卢绾都和匈奴贵族有勾结，他们在反叛中央失败后，都一个个投降了匈奴。文帝时的淮南王刘长和匈奴亦有勾结。景帝时的吴、楚、赵三股叛乱势力，也还是和匈奴有勾结。西汉王朝在汉武帝前，面临着匈奴奴隶主贵族和叛乱势力相勾结的威胁，要进行公开对抗与镇压需要有一个积蓄力量的过程。因此，西汉初期的封建统治集团，在对付内乱外患上不能不区别情况进行适度的斗争，并作了必要的妥协。西汉初期在巩固中央政权的前进道路上所出现的反复和曲折，锻炼和教育了当时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从而为汉武帝时期的更大成功准备了条件。从这一段历史看来，这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是经过斗争才取得的；而在这相对稳定的时期中，又是通过曲折的斗争不停地向

① 《史记·吴王濞列传》

前发展的。斗争总是有起有伏，有张有弛。张是斗争，弛也是斗争。只不过是表现的形式不同罢了。

在汉初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吕后、文帝、景帝沿着刘邦的法家路线每前进一步，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实力也就增长一步。与这一过程相适应，隐藏在“道表”下面的“法里”的一面也就愈益鲜明起来。试拿贾谊和晁错作一比较，就可看出这一明显的倾向。

活动于文帝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贾谊，既有黄老色彩，又有儒家思想的影响。在贾谊身上出现的复杂情况，与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对秦王朝兴亡的历史经验的认识水平有很大的关系。文帝时的儒生贾山，“借秦为喻”，“言治乱之道”，诽谤“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蚕食诸侯，并吞海内不笃礼义，故天殃已加矣”<sup>①</sup>。作为法家的贾谊，与儒家攻击秦制的反动思潮进行了斗争，他在《过秦论》中热烈赞扬了秦始皇“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的历史功绩。但是，他不能彻底冲破儒家思想的影响，也错误地指责了秦始皇不施“仁义”。从这种矛盾的认识出发，贾谊为汉初统治集团谋求长治久安之策时也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认为“攻守之势异也”，主张在取得政

<sup>①</sup> 《汉书·贾山传》

权之后，“牧之以道，务在安之而已”；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sup>①</sup>的分而治之的策略。这显然是以守为攻的黄老思想的产物。同时，贾谊也还讲了一些“仁义”、礼治的话，为自己的法治思想涂上了儒家的油彩。由此可见，贾谊的法家思想是主导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儒、道思想影响的一面。

活动在景帝时期的晁错，就比贾谊前进了一步。这与他对秦王朝历史经验的总结的认识提高了一步很有关系。晁错明确指出，秦始皇的功绩是超过被人们称为“圣君”的“三王”的；而秦朝之“衰”，在于“末涂”，即末期，在秦二世时期。在晁错看来，是由于赵高之流改变了秦王朝的制度和法令，才造成“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宁之祸”<sup>②</sup>。由于晁错敢于肯定秦始皇的法家略线，所以他的法治主张也就大胆而鲜明。以对割据势力的态度而论，晁错就力主铲除，比贾谊要坚决得多。他不要儒家“仁义”的油彩，也不囿于“无为”的守势，而是吹起主动进攻的号角了。他面临诸侯王的叛乱迫在眉睫，一再建议削藩，坚定地认为：“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在晁错那里，法家思想的“里”完全露在外面，不仅不要儒表，

---

① 《汉书·贾谊传》

② 《汉书·晁错传》

连道表也感到是多余的了。

黄老思想作为法家思想的一件外衣，最后剥掉的标志是桑弘羊同贤良、文学们所展开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时，汉初以来的地主阶级巩固政权的斗争告一段落，内乱外患基本平定，封建统治集团不需要任何外衣来掩饰自己的法家主张，而儒家攻击法家路线也再不需要绕个圈子，儒法斗争的直接交锋重又开始了。汉初的地主统治阶级及其法家人物，从披上黄老外衣到脱去黄老外衣，约有大半个世纪，这是儒法斗争史上的一个小小的曲折，它深刻地反映了历史上学派思潮斗争的曲折性和复杂性。

汉初的封建统治阶级提倡黄老之学，是一项具有鲜明阶级性的地主阶级政策。在当时，它是积极的，但又是消极的。地主阶级同一切剥削阶级一样，夺取政权就是革命的结束。他们在政权到手之后，再也提不出新的革命任务，幻想着长治久安，守住已有的天堂不失。但是，剥削阶级的天堂最终是守不住的，它们永远也无法寻求到什么长治久安的灵丹妙药。由进步转向反动，由真老虎转向纸老虎，这是任何一个剥削阶级所逃脱不了的历史命运。而无产阶级则不同，它的阶级利益和历史命运，完全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相一致。因此，它能够坚持无产阶级